大學意

中庸意下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謂夫道有天人之殊名有性教之別故自誠明者言之德之在我者眞實無妄而有以完純粹之精明之所照者旁燭無疆而有以極貫通之妙此則聖人之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也斯固謂之性焉而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由此其選矣自明誠者言之善之在我者有以明諸心而理無不窮德之所進者有以造其極而理無不實此固賢人之學由擇而精由執而固者也斯固謂之教焉而人道之所以為人道者由此其在矣雖然及其成功一也蓋誠明者非曰誠而後能明也誠之所至明即至焉誠復而明藏於靜虛也誠通而明著於順應也聖人所以先天下而闢明善誠身之準

者此也是故誠則明矣知誠之無不明而何天之非人也耶夫明誠者非曰明而即能誠也明之所至誠斯至焉靜觀之不蔽而誠之體可復也動察之不瞭而誠之用可通也賢人所以繼往聖而造誠明合一之地者此也是故明則誠矣知明之可以至於誠而何人之非天也耶始也同而異終也異而同顧人自勉何如耳

○上二句著聖賢之異其等下是要聖賢之同其歸也性者全於天之付予與教者成於己之學力上則字當即字看註無不字重下則字當可以字看觀註可見兩句有抑揚意在誠則無不明而天無待於人矣明則可以至於誠而人豈終異於天哉自誠明自明誠處且不可謂明生於誠明亦可以至於誠留在下面用聚圀云下二句宜作串上二句誠明何以謂之惟性誠即明矣無工夫亦非兩事蓋德無不實者即明無不照之本也斯以謂之性也明誠何以謂之教明則可至於誠兩項工夫兩時

事、蓋先明諸心、然後力行以求至也、斯以謂之敎也、二說皆通

作文不拘、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自誠而明者之事、天道也、吾性之理、統於人物、原於天地、而所以宰之者心之誠也、人性誠有未至、而盡性之全功泯矣、惟天下至誠、爲能德極其純、而渾全乎降衷之體、心極其粹、而完具乎繼善之分、誠精故明、而眞性於我乎昭融也、誠應故妙、而性眞於我乎會通也、斯則人物之所同原、而天地之所均賦者、皆自吾心而統會之矣、吾知盡性者、卽盡吾左右斯民之理也、故不出盡己之中、而所以盡人之性者寓焉、誠則有以立人極

矣盡性者即盡吾曲成萬物之理也故不出盡人之中而所以盡物之性者寓焉誠其有以彰軌物矣人物之生非天地之化育乎而有是兼成之妙則天地之生物有全能而至誠之成物有全用所以贊化育者此盡性也誠不與天地而同用耶化育流行非天地之定位乎而有是默贊之機則天地成位於上下而至誠成位於其中所以參天地者此盡性也誠不與天地而同體耶要之吾性之外無餘物而人物天地此性之一貫也盡性之外無餘事而範圍曲成立此性之兼該也至誠功用之全於此可見矣○首二句分上言德極其盛下言用極其妙以知行貫宜發出自然意為能字貫下三能字皆本誠來能字是已然者盡人物之性皆一時事總是一个至誠非至誠後然後能盡人物之性也知無不明者人情物宜罔不違也處無不當者人

情物宜罔不若也贊天地以功言參天地以位言此下十一章言誠者便贊其與天為一言誠之者便贊其與至誠為一皆以贊其妙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自明而誠者之事人道也意謂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至誠聖人能舉所性之全體而盡之焉其次未及乎聖而未至於誠者當何如也其必善反以為功而因其發見之端以充滿其本然之量孰復以為能而就其一偏之善以各造夫極致之歸是能致曲矣曲者一偏之善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體皆誠矣既誠矣則不能不形於身焉而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也既形矣不能不著焉而日新月盛睟面盎背也既著矣

不能不明焉而光輝發越嚇喧盛大也由是而驗之於物不能不動焉有感必應其機通也旣動矣不能不變焉遷善敏德其勢順也旣變矣則必化焉大順之施不見其迹大化之運莫知其然也夫感人而至於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也天德造於不顯而體信有以裕達順之機故王道泯於無形而存神有以妙應物之感今致曲而至於是焉則因明以致誠致學以成聖擬之至誠之天道亦通一而無二矣○此言人道欲人加擴充之功也在有誠截則化又截總是推誠之者之極功而要其同歸於至誠也功夫只在致曲上形著明在己動變化在人致曲是自一念以至萬念隨其事以求至於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致曲亦不外擇善固執不擇乎善則理欲混淆固無以知其爲曲而致之擇善而不固執則雖知有其爲曲終爲私私

欲所奪不能致之也誠則形誠字直貫到則化是舉成功而言形著明自有分別不可混了俱著身上說不可著事業上動變化方就事業言動只是有遷善的意思未及遷善也變則遷善矣猶有迹也化則無迹此是其分別處為能二字極重蓋惟至誠故能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自誠而明之事天道也凡知有未至者皆誠之未至也惟至誠之道天理渾融私欲淨盡可以前事而知其幾然其所謂前知豈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也必有禎祥之兆將亡也必有妖孽之萌不特此也或見於蓍龜有

吉凶或動乎四體有得失、如禎祥也、蓍龜所見之吉也、威儀所動之得也、皆福之將至也、所謂善也、如妖孽也、蓍龜所見之凶也、威儀所動之失也、皆禍之將至也、所謂不善也、至誠則善必先事而知之、不待善既至而後知也、不善必先事而知之、不待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知來莫過乎鬼神、今至誠亦能知來焉、則是鬼神涵天地之實理、而洩其機於朕兆之間、至誠亦全天地之實理、而炳其幾於著見之始、方禍福之未至、鬼神與至誠同一寂然不動之體也、及禍福之將至、鬼神與至誠同一感而遂通之妙也、孰謂至誠而非天道乎。首二句截至誠用註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句講道字即就誠說前知者知將來之禍福也、是自然能知者、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一例看、皆理之先見者也、禎正也、天地正氣精英所鍾、兆乃朕

兆、萌乃萌芽、將自字要發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說禎、祥妖孽、以國家之興亡言、蓍龜以人事之利害言、動乎四體、以人身之存亡言、鬼神實理、聖人實心、以實心觀實理、有默契焉、蒙引云、聖人胸中無一物、芥蔕無一事係累、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故禍福之將至、感於吾心、融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此說甚妙、

誠者章旨　首節言人當體乎誠、次節言當誠之由、末節著言能誠之妙、通章重誠字、道特不可脫落耳、非兼重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理一而已、自其道之具於心而純乎不雜者謂之誠、自其誠之發於事而燦然各當者謂之道、誠也者豈離乎物者哉、為性命之原、民秉之彝、乃物之所以自成者也、道也者豈由乎人者哉、率性以完衷、體誠以立德、乃人之所當自道者也、夫誠以心言、

成

道之體也道以理言道之用也欲行道者可不先盡乎誠哉○此論誠之切於人而責人以體之也誠字只就心言自成只就人言自成者言人心之誠者乃所以自成其為人觀而字則二的原相聯不可板板作兩對上自字乃自然之自下自字乃自己之自誠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淺說謂實理無往而不在人心當無往而不實以此繳便好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何以見其當誠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終而其所以終者乃實理之盡而斂於無也豈能外此誠以為終乎莫不有始而其所以始者乃實理之至而立其有也豈能外此誠以為始乎夫物必依誠而立如此使人之心一有所妄而戾乎誠通誠復之體則事皆不實而無以自適其成始成終之天有物之名而無物之

理矣誠之不可已如此故君子必貴擇善以研幾而務去其有妄之累固執以為守而期復吾固有之良夫然則誠自我立道自我行而有以成乎已也○誠者句泛就理言全章五誠字餘四字俱指實心獨此誠字着理不誠無物方着人說物之終始雖兼天地人物而指歸重人上蓋指誠之源頭在天道上說以見人之當誠故遂頂以不誠無物蓋所存不是實心所發不是實理雖有所為亦虛偽而已豈得為有物耶故字承上來誠之為貴內有工夫以擇善固執講未便說自成地位註天下之物二句統解物之終始故必二句解始字所得之理二句解終字二盡字作終字看通章全不及道見非以誠自成則不能自道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

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夫君子固以誠為貴而有以自成矣然誠也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成之於身既兼體而不累則推之於物自曲成而不遺非自成已之性而已也亦所以成物之性也夫物我兩事也而君子乃能一以貫之者何也以誠之道無二致也蓋語其成已也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一誠之公溥也仁之存也語其成物也知無不明處無不當一誠之明通也智之發也是仁也智也皆吾性之德也仁以成已疑若專於內矣而仁之昭融即智之有覺則內未始不外也智以成物疑若專於外矣而智之無私即仁之本體則外未始不內也夫惟其為合內外之道由是以時措之而處已處物無所不宜而人也已也皆於是乎成矣可見仁智一道物我一原而信乎成不獨已也推其至則雖化道

育之贊天地之參亦不出此矣然能兼成之妙實能誠之功致之者君子可不以誠為貴乎○道也分成己成物俱是一時自然之功用成物即在成己內不就感化言物兼人物仁智即成己成物見其為仁智也非謂成己成物由於仁智也成己成物以事言仁智以德言總是一誠而已故字承上意既得於己是得仁智於己也時措就成己成物說不必推開

無息章旨　故至誠至無為而成言至誠無息之功用下即天地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末又即詩以明至誠無息合天之意細分之首節言至誠之德之盛二節言其德積於中而業自見於外也三節言至誠功業之驗於外者極其盛也四節言其功業與天地同用五節言其功業與天地同體六節言其功業一出於自然也以上皆是言至誠之功用而以天地明之下則專言

天地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七節言天地以誠而之本於誠八節言天地之道以誠而極其盛九節言天地以誠而能生物十節又引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天地聖人不可以差殊觀也總見非至誠不足以贊天地之化非天地無以擬至誠之能信乎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亦發明天道之意謂夫體用妙於一原內外合於無間則至誠德業之盛其容將己於彼德有未實者不免於間斷惟至誠也天理既純則人欲不得以間之而無息矣誠有未至者未必能久也今曰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久則積盛而化自光有以徵於政治之間而為功業矣然其徵於外也

何如哉但見從容不迫而為悠也長久不替而為遠也既悠遠矣則大化覃敷於無外至恩浹洽于人心其積也不亦博厚矣乎既博厚矣則成功昭峻極之神文章昭煥發之盛其發也不亦高明已乎。至誠以貫心言而實理在其中矣誠之既至則無復虛假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此處當說得細不息是無私欲之間久是常〻如此也不息與久有分別徵就事業上說久則徵猶有兩節事徵則悠遠卻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悠是寬緩不迫遠是長遠也博是橫說如東漸西被是也厚是直說如浹於肌膚淪於骨髓是也高是巍乎其有成功也明是煥乎其有文章也博字根悠字來厚字根遠字來高字根博字來明字根厚字來都是一時事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夫至誠功業既極其盛則即此所積之博厚乃所以載物天下無不被其澤也即此所發之高明乃所以覆物天下無不仰其休也即是博厚高明之悠久乃所以成物天下莫不得其所也夫至誠之功用與天地同流如此則驗於外者何盛哉○載物覆物成物皆就聖人功業說載物等就在博厚等內天地同用意中間不必用至末方繳出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成物即覆載之有終處註曰兼內外而言者久是在內悠是在外也業本於德故云然作文亦當融會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夫地之載物以博厚為體也而至誠亦有以載乎物焉則其博也即含弘之體其厚也即貞靜之基而聖人即載物之地矣天之覆物以高明為體也而至誠亦有以覆乎物焉則其高也即

其峻極之隆其明也即其下濟之光而聖人即覆物之天矣天地之成物以無疆為體者也而至誠亦有以成乎物焉則其常載乎物者一地道之不息其常覆乎物者一天道之不窮而聖人與天地相為終始矣不亦與天地同體乎○博厚等乃是至誠功用而此又言體者蓋就至誠之功業論之則至誠其體功業其用自功業之及物言之則及物其用功業其體也先以天地之體提起然後講聖人博厚等句切避載物等句蓋此言體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夫至誠之功業同天地之體用如此者豈強勉之所為哉吾知博厚所積而章生焉一誠之精而明也無待於見也其即坤以簡能而萬物為之化光者乎高明所發而變生焉一誠之應而

妙也無待於動也其即乾以易知而性命爲之各正者乎悠久所需物於是乎成焉一誠之運而不已也無待於爲也其即天地之無心而成化者乎夫其一出於自然如此信非天地不足以擬之矣。此總承上兩節說來章變成上文已有了重不見不動無爲上說不見不動便是無爲章變便是成章是宣著變是變化成是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不得其所也非眞是一無所爲只自順萬事而無情意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夫至誠之功用固有同於天地而天地之道果何如哉誠以天地大矣廣矣其體極於莫禦其用極於無外宜累言之有所不能盡也而易知易能之理則有一言可以盡之者一言維何不過曰誠而已蓋天地之爲物也純一而不貳惟不二也夫是以

誠運而不息惟不息也夫是以生物而不窮萬物資之以始焉
而其所為始者不可知也資之以生焉而其所以生者不可知
也孰得而測之乎究其所以然則誠而已矣○此言天地以誠
而妙萬物也爲物不二正是一言而盡也物指天地說下物字
乃天地所生之物與此不同生物亦重在誠上看不重在生物
上不測是莫知其所以然非言生物之多不可測也不二對前
面至誠無息生物對前面徵字看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地固以誠而妙生物之化矣則其盛何如哉是故地之道惟
其誠也是以含宏普翕受之量靜深立敦化之基博也而又厚
也天之道惟其誠也是以運而爲神功之峻著而爲下濟之光
高也而又明也其博厚高明者又且變化推遷有漸而不廹往

来始終、有常而弗替、悠也而又久也、其盛有如此者。○博厚等
俱兼性情形體言、須要根誠来、發揮地之道既博且厚而博厚
又悠久、地道極其盛也、下倣此、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
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
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天地之道以誠而各極其盛如此則生物之妙又何如哉今
夫天以一處言斯昭昭之多耳未足以言高明也及其至於無
窮也但見日月星辰繫焉以至萬有不齊之物皆覆焉天之生
物如此今夫地以一處言一撮土之多耳未足以言博厚也及其
至於廣厚也但見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振河海而不見其洩以

至萬有不齊之物皆載焉地之生物如此然天地之間至大者莫山川若也而天地之生物皆在焉今夫山以一處言之一卷石之多耳未足以言廣大也及其廣大草木生於斯禽獸居於斯寶藏興於斯觀山而天地之生物見矣今夫水以一處言一勺之多耳未足以言不測也及其不測黿鼉蛟龍生焉魚鱉生焉貨財亦於此乎殖焉觀水而天地之生物見矣夫其生物不測者天地之功用也所以生物者不貳之理為之也即天地不可以見知聖人乎○日月星辰萬物分開不必相承四段不平山水不過天地中之一物并言之亦明天地耳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此條條繳轉聖人身上去方是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本旨若題長則總繳為是切不可脫却了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觀天地固足以見聖人矣是義也嘗於詩而有以見合一之妙焉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夫謂命之不已者蓋曰惟不已則陰陽無始變化無端是天之所以爲天也外是而蒼蒼者特其形大生者特其用耳豈天之所以爲天者乎又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夫謂德之純者蓋曰惟純則私欲淨盡而萬物理皆融是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外是而西土之光特其迹丕顯之謨特其緒耳豈文王之所以爲文者乎蓋不已固天之道也而文王之德純乎天是亦不已矣是純即至誠也不已即不息也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如此則其功用之盛也宜哉○天地聖人雖並舉重聖人一邊註引此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要看得明白天之所以爲天只在於穆不已則天道之至誠無

息可見矣純亦不已另講重二个所以字天命不已與文王之德俱要說在內者不顯要入德之純內去不要說顯之於外天命至說誠也不已無息也德之純至誠也不已無息也不言功用者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舉文以該羣聖舉天以該地

大哉章旨　作三大段看首五節是詳聖道之大而凝是道者存乎德故君子節正言脩德凝道之功末節言脩德凝道之效以見脩德凝道之不容已也此章最是大關鍵首言道體之大所以申道首章性道教之意中言功夫之詳所以申首章戒謹恐懼之意末言效驗之廣所以申首章位育之意前後數章惟此章切要

大哉聖人之道

此章言人道也道之為道也語其賦命之全雖各足於人性惟要

其會歸之極、實則管於聖人、是道也。言其體統、則範圍而不過也、曲成而不遺也。言其散殊、則至賾而不可惡也、至動而不可亂也。夫固不圍於形、不拘於象者矣。大矣哉、聖人之道乎。○大哉宜虛虛包下兩節而言、只以大小兼該意發之。道即率性之道、謂之聖人之道、以聖人能體是道耳。此道是為勉人用功張本。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何以見其為大也。蓋使語大而或有外、則必有以加乎其外者、非所以為大也。語小而或有內、則必有入乎其內者、非所以為小也。今自統體觀之、洋洋乎流動而不拘、充滿而無間焉。是故飛潛動植、萬物至多也、而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之、包含徧覆天

至高也。而斯道之高有以峻極之夫其洋洋如此則大極於無外矣。自其散殊者言之。優優乎充足而無歉周徧而有餘焉是故言乎禮儀如朝覲會同之類則有三百焉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言乎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則有三千焉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夫其優優如此。則小入於無內矣。聖人之道何其大也哉。○發育二字宜平。發育兼發生收斂不可專就春生說發育句以道之功用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卽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卽理之所流行也。不要說聖人使他發育。峻極句以道之體段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有是道理是氣之充塞。卽此理之充塞也。優〻對上洋洋看大哉只是个多字。充足有餘不可分說。或言充足而無遺有餘而不

盡非也自綱言之謂之禮儀自目言之謂之威儀威儀乃禮儀中者、然亦兩乎

待其人而後行

然是道也豈能以自行哉道具乎人人載乎道其本原之地固合一而不離而道體無爲、人心有覺其凝成之責、必有待而後體、君子於此、當盡弘道之功矣。此總結上文、亦起下意也、待人後行、當兼大小、又須含下意、謂道之優優者、必待學問細密之人而可行、道之洋洋者、必待德性宏大之人而後行、如此含講便好、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夫道之所以行者人也人之所以行是道者德也苟德性未底於宏大、而心不存、則道之洋洋者終散之天地萬物而已而不

為我凝也學問未底於精密而知不致則道之優優者終歸之禮儀威儀而已而不為我凝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然則道必待人而行也其可弗信矣哉。此只是反上起下正見道必待人而後行也凝字與行字不同行是發於事凝是會於身凝則能行也註解聚也成也二字有淺深一串說道非德不凝故下遂言修德之功故曰非古語只作所以字看便是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夫道必待人而後行如此則君子脩德以凝道也果何以用其力乎以為道雖及於發育峻極而實具於德性中也必從而尊之而不使有一毫之怠忽於以全夫心體之本然道雖散於三千三百而實學問足以該之也必從而道之而不使有一毫之鹵莽

於以極夫事理之當然然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可以一端盡也是故德性本自廣大也不有以致之不免於狹小矣吾其包涵萬理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焉而精微之極寓於廣大之中者又必盡之而析理無毫釐之差也非學問之所以造其理乎德性本自高明也不有以極之不免於昏暗矣吾其同體太虛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焉而中庸之則卽寓於高明之內者又必道之而處事無太過不及之謬也非學問之所以履其實乎洞然虛靈德性本不慮而知也然故而不溫則良知雖得於天啟久之而漸遺忘矣於是溫之而涵泳之功深若夫義理之煩繁有待於問學而後知者則必於溫故之中而日知其所未知不敢諉於己知而遂已也渾然全具德性本不學慮而能也然學而不敦則良能雖得於天賦而日趨於薄矣於是敦之而持守之力固若夫節文

之詳有待於學問而後能者則必於敦厚之中而日謹其所未謹不敢誘於已能而遂已也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至德有不修至道有不凝乎○尊德性而道問學句是一節之主下四句都是此字但不必以此為目也尊德性與致廣大等是大段工夫道問學與精微等是細密工夫下八者雖平四段看不可段段用泛說道中庸崇禮如何亦屬致知蓋必知之而後能道能崇也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節存心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廣大也極高明也溫故也敦厚也皆存心也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盡精微也道中庸也知新也崇禮也皆致知也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行心思廣大者多忽略細微故致廣大而以盡精微補之私意自蔽意是萌動之始故止可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私欲自

終不止於意而為物所容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自言累

累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彼疆此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汩之纔有累便昇汚矣高明者多過高故以道中庸補之厚是資質純朴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朴然或箕倨不恭便是不崇禮然去理會節文若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大小相資者大是每句上半截存心也小是每句下半截致知也相資者非存心無以為致知之地非致知無以收存心之功也首尾相應者首是尊德性一句尾是下四句相應者首一句固大小相資下四句亦然也句中而字即相資意末句以字亦無異義崇是積小以高大之意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即(既)能修德凝道無所不至如此則亦聖人矣其何所往而不宜

哉以之居上則必能制禮作樂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奚(其)以驕以

之居下則不敢踰制僭作以取及身之災矣奚其倍以處國之

有道則有可為之具而言足以興以處國之無道則無自取之

禍而默足以容夫隨在皆善如此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言其知機而順理

也其(此句只須此一節)即德修道凝而上下治亂皆宜之謂與○此條是修德凝

道之效是故承上來居上四句平看引詩正明此也或云專證

無道邊者非是默足以容非是保守祿位取容於世亦是道理

當如此默耳若到舍生取義時又不如此論也明哲只是曉天

下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也其字指詩此字指

居上等重無往不宜意蒸民(之)詩為仲山甫作也

愚而章旨　首節言倍上之禍中三節詳不背(倍)之事末節證不倍

上之人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人道也、闡夫子之言曰、愚而無德無制作之本、自用不可也、乃恃意妄作、而好自用焉、賤而無位、無制作之權、自專不可也、乃擅權自恣、而好自專焉、生今之世、從今之道可也、乃違時獨立、而欲反古之道焉、如此者、非明哲保身之人哉、及其身者也、然則為下者信不可倍矣。此承上不倍而言、愚賤生今三平看、是為下也、自用自專反古是倍也、自用自專與道字、即下文議禮制度考文、俱要根不能修德凝道來、如此者此字、通指愚自用三句言、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由夫子之言觀之可見凡欲制作者必有德焉以立制作之本有位焉以操制作之權又有時焉以值世道維新之會所謂聖人受天命而為天子可也苟非有德有位有時之天子則於禮不得私議之以定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也度不得私制之以別宮室車旗服色之等也文不得私考之以正聲音點畫形象之差也不然則是愚而自用賤而自專反古之道矣可乎哉○此為下不倍之實也天子正是德位時之兼隆者相接之間莫不有禮其分限節度經制大備猶人體之全具故曰體也制度制字當活看即作也與註中品制制字不同謂之品制者以其不相混而各有倫也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字之聲也考者考其字形及聲音非天子正指為下者言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試以今時驗之今天下何時也文武創其制於前旣立夫一代之章程後王守其制於後又遵夫一統之紀律以其車言之則須之冬官掌之輿人者有成度而今天下由之以馳驅焉作之者遵其廣狹之軌而不能異其體也因之者循其大小之軌而不能異其用也天下之車同矣車同而度無私制可知矣以其書言之則內史達書名於四方行人諭書名於九歲者有成命而今天下信之以爲書焉音律齊而輕重協於五聲也點畫定而多寡協於一體也天下之書同矣書同而文無私考可知矣以其行言之則司徒明其敎宗伯秩其典者有定體而今天下因之以敦倫焉恩以相與親疎之殺均也禮以相接貴賤之體一也天下之行同矣行同而禮無私議可知矣夫爲下者皆不敢倍上之所制所議所考如此則制作之任非天子其誰歸哉。此

為下不倍之驗也重下人守法意今天下略斷下三句釆車應前上制度獨言車者舉一以該其餘也書同文應上考文行同倫應上議禮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尊卑貴賤相接之體皆是可見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不然非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即自用自專反古矣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由此觀之可見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不免於愚也如是而議禮制度考文以作禮樂是愚而自用也而有所不敢也有位無德者且然并其位而無之者可知矣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不免於則賤也如是而議禮制度考文以作禮樂是賤而自專也而有所不敢也有德無位者且然并其德而

無之者可知矣○承上文而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也雖有其位三句應上愚而好自用雖有其德三句應上賤而好自專而不敢字應上烖及其身意禮樂即制度等事此節重在賤一邊作文當知此意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且以夫子之聖亦曰吾能說有夏制度文為之禮而杞之賢才凋謝典籍廢壞不足徵也不可從也吾嘗學有殷制度文為之禮而宋之文獻未盡泯雖猶存什一於千百然非今之所用也吾亦不從也吾學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者也吾惟從之以安其時而已矣夫夫子必曰吾從周者時之所在有不得違而焉是生今反古之戒夫子言之而未嘗蹈之也夫孔子之聖且然

況吾人乎、信乎為下不可倍上也已。此條應生今反古看說學二字互見、註中皆嘗學句甚明、有宋雖曰有存、其所存焉者已寡矣、

王天下章旨　王天下二句且虛看下文乃詳言之、上焉者節言德位時不相符者、不可制作、故君子以下、乃詳言有德有位宜於時者之事、君子動節即是明得德以寡過意、詩曰節言其有六事之善、然後有聲譽於天下、可見君子當盡脩凝之功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此承上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謂夫君子之王天下、其事莫重於議禮制度考文也、有此三重之道、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同軌同文同倫、而民得以寡過矣乎。○王天下者、乃有德有位有時之人也、有字重看、所

謂惟天子得以行之是也寡過重在上者使他寡過說註因不異政二句正解寡過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以所於施言俗以習尚言政在上俗在下有三重句包本諸身兩條意寡過包動而一節寡過須兼天下後世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夫所謂王天下者謂其有德而又有時與位也如使三重出於時王以前之制作吾見雖善矣然世遠人亡非其時而無徵也無徵則不足取信於民民將駭之而弗從矣能使之寡過乎又使三重出於聖人在下者之制作吾見雖善矣然道在而位不在無其位而不尊也不尊則不足取信於民民將玩之而弗從矣能使之寡過乎○此承上起下之詞註夏商孔子勿用上焉

者有德與位而無時者下焉者有德而無位時者時不講也罷二个善字雖指制作言其實本德來民不從是不足取信於民也此節只輕遞過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夫有德而非時非位則民不從如此故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也皆本諸身焉非徒法而難行也以此徵諸庶民皆從信焉非無徵而不尊也不特此也考諸三王則三王亦此道而與其已然者不謬也建諸天地則天地亦此道而與其自然者不悖也鬼神無形而難知者也以此質諸鬼神則無疑焉而幽則有以驗乎明矣後聖未至而難料者也以此俟諸後世聖則不惑焉而遠則有以驗乎近矣所以然者亦惟理而已矣循其理而推之

無不準居上不驕也不可見乎。此與下節正應王天下句君子乃有時有位者故字承上來本者外之制作根本於中之德也從脩凝來徵諸庶民而信從者以其有時有位也本字徵字俱作已然看對下不謬不惑無疑不悖字眼不謬者與之無所差不悖者與之無所拂無疑者決其不能外吾之範圍而別有一造化也不惑者信其不能外吾之規矩而別有一建立也質証也不謬等字皆就自身上說不必言彼與我不謬也一節重一个理字本諸身是有德而善於禮先得同然之理也徵諸庶民乘時德位以行其理此理通於民心而見從也由是則考諸三王而不謬雖損益未必盡合而因時立政之理則不謬也由是則建諸天地而不悖雖象數未必盡合而三才之理則不悖也由是而質諸鬼神雖幽明未必盡合而往來屈伸之理則無疑也由是而

俟諸後世聖雖遠近未必盡合而因革之理則不惑也若以迹言
則豈能一一皆同六事雖並言然徵諸庶民以下皆根本諸身
做句出来的但作知文氣則當平看耳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夫鬼神幽矣而君子三重之制作乃能質之而無疑者何哉由
其知天之理也蓋天之理盡於鬼神知天之理故制作合天之
理所以質諸而無疑也後聖遠矣而君子三重之制作乃能俟之
而不惑者何哉由其知人之理也蓋人之理盡於聖人知人之
理故制作合人之理所以俟之而不惑也夫鬼神之幽且無疑
况明而天地乎後聖之遠且不惑况近而三王乎而本諸身徵
諸庶民又不足言矣。此推上文意言君子之制作所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非徒然也由其知天知人也知天知人雖止言鬼神後聖實總結上四句之義知

字皆就理言非徒泛泛知之(而)已也直是深知灼見從尊德性道問學來然知天知人又非兩節事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夫君子盡三重之道而備六事之善如此既以(已)立於無過之地矣而民之寡過當何如耶是故君子不以三重(而)動於己則已動則世為天下之所共由焉如動而見於日用事為是行也則世為天下之法度焉無不遵其所行也動而見於號令訓誥是言也則世為天下之準則焉無不遵其所言也後世之民有不因之而寡過矣乎至於一世之人有四海之遠者焉遠者(則)慕其行以為法也仰其言以為則也吾見其人不同而同有企慕之意矣有畿甸之近者焉近者(則)法其行而與之相安也則其言而與

之相忘也吾見其人不同而皆無厭射之意矣當世之民有不因之而寡過乎。此正見民得以寡過也首句貫下二句道貫下法則意世字只作本朝相承而言道者共由之謂法者丕式之謂則者取正之謂世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望近者習其行之常故不厭亦脫不得居上不驕意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夫世為法則君子之譽在後世矣遠近望悅君子之譽在當時矣嘗得之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而隨處之皆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令名之無窮矣永終其譽而必本於無惡射無如此然則君子之所以得天下後世之譽者正以其六事之善故如此耳未有不如此其之世法世則遠望近悅行為法言為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是王制之盡善者居上不驕也天下寡過者居上不驕之化也君子脩德凝道之效如此乎。上言制作之善而後民信從此引詩而申之明人之信從由於制作之善也未有不如此捲轉故君子節譽非稱詞即上動而節事也蚤字以先字遠字看重明君子致譽之有本意

仲尼章旨　首言聖人之德之全次節則以造化擬之末節則言造化之所以大以見聖人與之同其大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上數章發明天道人道之意盡矣於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見中庸之道盡於羣聖人而會於孔子也謂夫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也仲尼則遠宗其道焉謨烈重光法莫備於文武也仲尼則近守其法焉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變易從道而循

其盈虛消息之度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安土敦仁而不失其流行坎艮止之常夫然則有以兼體乎帝王出入乎造化矣

○此言仲尼會帝王天地之全四句平看述憲律襲等字無工夫只是道極其盛合四事而一之者也時說以制器尚象斷自唐虞為述堯舜問禮問官為憲文武風雷必變為律天時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為襲水土雖此數事亦在內然專以此講是視仲尼之道反支離矣註中於堯舜言道於文武言法者以其既往則謂之道以當世所遵則謂之法非有二也律襲者聖人統體太極自然與天同運而不違與地並止而不易也註中言兼內外該本末者存帝王天地之理於心則為本內為措帝王天地之理於事則為外為末內外皆有大小非謂以內本為大德外末為小德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如此其則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自始至終無頃刻間斷矣自其無一毫之不盡者觀之彼大而無外天地之覆載也聖人之舉萬物而皆備者則與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同流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彼運而不息四時日月之行明也聖人之應萬變而不窮者則與錯行代明者合一焉觀仲尼者觀之天地而已矣。此言夫子之德同乎天地也承上節來蓋上已具聖人之德非至此方有聖人之德也作文先講天地字以聖德配之前二句以廣大悉備言後二句以流行不息言持載覆幬即下並育並行只是大德一邊意而不害不悖小德一邊

意在其中錯行四時更迭無止息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夫仲尼之德固天地之德也而不觀天地之所以為大抑何以形容之哉誠以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侵害焉四時日月錯行代明於天地之閒而不相悖焉夫並育並行若幾於無辨矣而顧不害不悖者果孰為之區別乎蓋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一本散於萬殊者有小德焉以物則各一其性也以道則各一其運也萬乎天下之氣者亦萬乎天下之理而所以不害不悖者胥此矣不曰小德之川流矣乎夫不害不悖若幾於無統矣而又並育並行者果孰為之綱維哉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而萬殊原於一本者有大德焉

物得之以立其本也道德之以運其神也貞乎天下之一者統乎天下之萬而所以並育並行者胥此矣不曰大德之敦化矣乎夫有小德以主其分則言用而體在其中有大德以主其合則言體而用在其中矣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若乃輕清之浮重濁之凝特其形氣耳可以言天地而豈天地之所以為大哉由是觀之聖人之泛應曲當即小德之川流也一理渾然即大德之敦化也此所以帝王天地之兼該而與天地同其大與。

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物指萬物言道指四時日月言不害不悖就並育並行處見得並育並行統而言之也不害不悖析而言之也此是同時事故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言並育句指上文天地二句並行句指上文四時二句講萬物二句俱就迹言川流二句俱就理言此字指大德小德言交互

說所以字亦非推高言只就大德小德上見之

至聖章旨　首節言聖德之全二節言其能積中而發於外三節是形容其積中發外之盛末節則指其發外之盛者而贊其同乎天也此章為小德川流時出二字極重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承上章而言小德川流亦天道也謂大聖有未至者德有未備也唯天下之至聖也具生知之質為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至足以居上而臨下也自其仁之德言之廣大而不狹隘優厚而不急迫和粹而不慘刻巽順而不乖戾斯則仁之至而天下皆吾度內矣不足以有容乎以義之德言之奮發

而不因循、有力而不委靡、直遂而不屈撓、矜持而不間斷、斯則
義之至、而事變雖多、莫能奪之矣、不足以有執乎、以禮之德言
之、齊焉而心思之統一、莊焉而心體之端嚴、中焉而無過不及、
焉、正而不偏不倚、是能有禮之德、所謂篤恭而天下平、端拱而
天下治者、其本已豫於此也、以智之德言之、文焉而煥乎其有
章、理焉而井乎其不紊、密焉而極其詳細、察焉而極其明辨、
是能備智之全、所謂見天下之賾、斷天下之疑者、其本已定於
此也、是則聰明睿知之質、既妙於生知、仁義禮知之德、獨全于
固有、聖德之備、有如此。此歷舉聖人之德、在至聖、截為能貫
下五者說、作文以聰明句另講、下四項分對、字眼俱要明白、足
以字宜玩、皆就未發時言、聰明句是質、下四句是德、聰屬耳、明屬
目、然所以視聽者、則本於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睿者思慮之

通微知是其心體之明處臨謂君臨天下也此二句是包說下四段是細分仁義禮知說聰明睿知及寬裕等俱就心上言或曰生知之知屬知仁義禮知之德屬行非也生知中包得安行意五者之德所謂全體之分各有脉絡者故曰小德川流質與德皆是自然者勿以用功言也然總來只是一箇德非真大分別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聖人於五者之德而能充積於中也吾見盡事物之多而無所不該極天下之大而皆為吾有何溥博也萬感俱寂杳乎莫窺其兆一源停蓄取之不見其窮何淵泉也夫惟溥博淵泉也由是時當居上臨下也則聰明睿知之德出焉時當容執敬別也則仁義禮知之德出焉隨其事之所至而應以理之當然泛應

曲當無少差謬就非溥博淵泉者為之哉。此總上節而言其積中發外之盛也積中指上句發外指下出字淵泉是借字眼非譬喻也溥博四字即上聰明等非深一層也時出即上足以字蓋足於用者皆見於用矣時蓋可用出來之時也天下萬事萬物巨細精粗無不兼該是溥也所謂周徧近自几席之間遠之天下之大無不備具是博也所謂廣淵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此淵泉之謂也淵泉二字俱重只是萬物皆備於我溥博淵泉俱要體貼心上說時出方在外也此節事上節已有了若總上節出了串講無淺深有開合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

夫聖人之德如此果何以擬其德之盛而驗其出之時哉溥博

莫如天而聖德之溥博亦（則）如之外此不足以擬之也淵泉莫如
淵而聖德之淵泉則如之外此不足以擬之也其充積之盛有
如此以時出言（之其）見焉而爲德容之動非以施敬於民也而民莫
不作肅（其）言焉而爲德音之秩非以施信於民也而民莫不作乎
（其）行焉而爲德政之施非以求合於民也而民莫不悅（作）此不足以
驗其發之時耶蓋時者當（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安
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若是乎。此只申明上節意
非深一層也天與淵以形言見謂動作威儀言謂號令訓誥行
謂禮樂形政此皆聰明睿知仁義禮知所發也敬信悅重在上
之人聖德時出意不重民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夫以充積之盛而發見當可如此則其所及寧有窮乎以言乎內則聲名洋溢乎中國焉以言乎外則蠻貊亦且施及焉極其地而言舟車所可至人力所可通誠不得而測其際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誠不得而窮其極也其間惟物類之無情者斯已亦矣凡有血氣而為人者莫不仰其君臨之化而尊之以為天下王者有同尊焉莫不賴其子惠之仁而怙之以為民父母者有同親焉是則體物而不遺者天也仁萬物而無外者聖人也謂之曰配天不其然乎是則聖德備於己而功用及於天下備於己者積而如天淵則天德純矣及於天下者極而至於配天則王道溥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

上言所發之當此承言所及之廣而贊其同乎天也尊親哉是其承上來聲名貫中國蠻貊舟車以下只是極中國蠻貊而言

也聲名洋溢於施及是華夷之人皆敬信悅也莫不尊親正見
其有聲名也是盡天下而皆敬信說此節耶是德之所到也配天
不以形體言就德之所及言
至誠章旨　首節言至誠功用之自然次節是申言其妙三節則
極贊其妙也總見天道之極要體認大德敦化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育夫焉有所倚
承上章大德敦化而言亦天道也謂夫天下之理原於造化具
於人性見於人倫固夫人之所同得者也但誠有未至則倫有
未協性有弗盡而與造化不相通矣惟天下之至誠極誠無妄
故於五品之人品倫而為天下之大經者為能經綸之為父而
為子而孝為君而仁為臣而忠為朋友交而信
慈云云也於所性之全體而為天下之大本者為能立之雖未

見於事也而所以應事接物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於中是有以立本矣於一元造化而為天地之化育者則又為能知之蓋天地化育即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契其感而遂通者即其誠之通其寂然不動者即其誠之復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夫若此者豈倚著於物而後能哉經綸者道以誠立也立本者性以誠盡也知化則其誠之至於命也一皆自然之功用耳○此言至誠之功用一無為而成也至誠略斷化育截為能二字貫下經綸三句平看俱要在至誠身上說大經是率率性之道也大本是天命之性也化育是天之命也經綸便是致和經者理其緒而分之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其倫類自有相合也立

便是致中重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上知非聞見之知要說得天人無二道意葢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然亦是自經綸立本處知之也夫焉有所倚者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少欠缺經綸是經綸立本是立本知化是知化不用倚著別物然後能如此也上章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夫至誠之功用旣出於自然矣而其盛何如哉是故自經綸而言之固至誠之仁也是仁也豈粗略云乎哉本之以不容觧之心而恩無不篤發之以不容已之意而愛無不周何其肫肫而懇至也自其立本者言之固至誠之淵也是淵也豈淺近云乎哉凝湛一之真裕逢源之用其淵淵而莫測乎自其知化育言

之固至誠之天也是天也豈可以限量窺哉達觀乎大經之所自來而溥博之中涵者自底於莫禦之盛洞察乎大本之所從出而含宏之內蘊者自極夫無外之神其浩浩而廣大者乎○此申言至誠功用之各極其盛也上文經綸立本知化處已說其仁其淵其天了講此節須先提仁等字重把肫肫淵淵浩浩上發揮三句通以心言至誠貫肫肫其仁道以誠行也淵淵其淵性以誠盡也浩浩其天命以誠立也一心之誠而功用各極其盛如此其斯為天道之極致與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夫其經綸立本知化如此其盛此惟天下之至誠而後能全之亦惟天下之至聖而後能知之也苟質非生知而未能實有乎聰明睿知之資德非天德而未能妙契乎仁義禮智之極則心

非至誠之心而見不免於凡近知猶滯於推測所謂經綸而肫肫其仁立本而淵淵其淵知化而浩浩其天者其孰能知之(夫是肫肫淵淵浩浩也)以聖人而後能知則至誠之道真至妙而無以加矣。此重至誠功用之妙意不重聖人能知上聰明聖知即上章生知之質天德即上章仁義禮智之德達是通達無間當輕輕看者字指至聖之人言至誠至聖本是一人但此語意作兩人看耳知之字要總接上文來講

衣錦章旨　首節言入德由於為己知幾也次節引詩言謹獨之事所以著入德之功也三節言存養之事見為己之益密也四節引詩言民化之事所以著為己之效也即入德之效五節引詩言化成之事見效之愈遠也末節引詩申贊篤恭不顯之妙所以極下學之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君子之為學也自期固貴於高遠用功實始於卑近故此章承上章天道之極致而反求其本於為己謹獨遂推之以致其極蓋約一篇之意而通再敘入德成德之事也謂夫為學莫先於立心立心莫先於為己觀諸詩曰衣錦尚絅夫衣錦則文外著矣而必加之以絅者其心正惡夫文之著而故晦之以崇其質也故君子之為道也務實而不務名務內而不務外闇然而已而美不容藏自爾其日章焉若小人之為道也無而為有虛而為實的然示人矣而有不可繼終歸於日亡而已然所謂闇然日章者何如蓋凡淡者易至於厭簡者難乎有文溫者難乎有理

也以君子之道言之動率乎所性高遠非所尚矣而道腴之真寓焉淡而實不可厭也質任乎自然繁縟非所重矣而篤實之光存焉簡而未始不文也和厚以近人圭角非所眩矣而是非之辨明焉溫而未始不理也君子立心為己而闇然之中有日章之美如此以其有真實之心而又有真實之功也使或不知當謹之地而盡下學之功則無以充其為己之心卒終於闇然而已何以能日章乎是故近者遠之幾也君子以我而觀物則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蓋遠不始於遠近不終於近也自者風之幾也君子以心而觀身則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蓋其外如此所存可知也微者顯之幾也君子以內而觀外則知邪正之存於心雖甚微而見之身與物則甚顯蓋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知幾如此夫

既有為己之心而又有知幾之明則知其所謂自者近者微者不可不謹能知所謹則見於外者亦將有得而無失見於彼者亦將有是而無非可與入德而馴至於聖人之域矣是為己者入德之本知幾者其入德之門矣○此章是結尾與首章相應所謂一部小中庸也此節言君子之學而要其德之所由進著也載詩不可講惡其文之著正解詩意未說君子身上文非君子所惡但惡其著耳惡字正見其立心處註古之學者二句正應此二君子之道道字皆虛只是言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也小人二句轉自闇然至溫而理言君子為己之心也淡而三句闇然日章之實然只是君子立心為己之模樣非是實事闇然指在外說淡簡溫闇然處也由其絅之襲於外也不厭文理日章處也由其錦之美在中而自見於外也大

凡立心為己之人不求人知無許多炫耀動人處本淡也無許多貴飾觀美本簡也無許多圭角異人本溫也然實心所存自有耐久之味則不厭自經緯而不陋則文自條理而不混則理此皆根立心為己發揮皆以知行貫遠以人言近以身言兼得心風以身言上行下效謂之風出身加民亦謂之風自以心微言微亦以心言不出乎近與自之外顯以身與物言不外乎風與遠也此是知幾入德重知幾上而為己則其大本也蓋知遠之近則不敢忽乎近矣知自知微則不敢忽乎自與微矣觀可與字尚未有工夫只是言其可入德耳註謹字且未可露出德字未可輕看即不顯之德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夫然則知所謹而可與入德矣然謹之之事何如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言獨之當謹也君子之實心知其當謹而致謹於此故內省不疚而有順理之體然後無惡於志而無愧怍之累此正君子之不可及者而要其所以能然惟在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致其謹以遏人欲於將萌所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為人之所不可及也此省察之事為己之功也。此引詩與別引詩不同要講透他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潛伏是隱微意孔昭是莫見莫顯意孔甚也此與下條俱要根上為己而知幾來蓋有為己之心必須用為己之功知所當謹必須能謹方是實下手處謹獨工夫藏在故字上內省二句作已能者看連講不可及指內省二句也人所不見有謹獨工夫在詩詞與不及見皆以獨言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夫致謹於人所不見其功密矣而猶未也抑之篇有曰相視爾所獨之室庶幾不愧於屋漏觀詩之言則戒謹恐懼之功尤不可忽於不覩不聞之際矣故君子實心爲己而謹之又謹動固敬矣雖未動之先而敬心常存不待動而始敬言固信矣雖未言之先而信心常存不待言而始信也此則存養之事爲己之功益加密矣德不於是而入乎○上言致謹於人所不見此言致謹於己所不見也不動不言即不睹不聞也敬信即戒懼也不動不言申爾室意此時未有事而敬而信申不愧屋漏意俱在心上說看來此兩節亦不宜分動靜只是説工夫已密而益密便了都是就靜邊說動處頗略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夫為己之功既盡、則德成於己而化自及於人矣。詩曰有、主祭者極其誠敬、而無有言說、助祭者咸無失禮而時靡有爭、蓋言顯若速於有孚、而下觀昭於有象也。是故君子密存省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地、雖不必賞之使民勸也、而民之遷善者自勸焉、而甚於賞之也、雖不必怒之使民威也、而民之去惡者自威焉、而甚於鈇鉞也。夫不賞不怒、無言之體立矣、民勸民威靡爭之用行矣。即是而不可以觀成德之化及於人乎。○此下兩節乃成德之效也、亦不可鈇工夫。不賞不怒申無言意、須入德意與下篤恭一例、但此則淺些耳、不賞二句平、民勸民威申無無爭意、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夫謂之曰勸、則猶知有感、謂之曰威、則猶知有懼、未見其化之神也。周頌之詩有曰、有不顯之德者、百辟其刑之、蓋言天子不

肅而嚴、諸侯無為而化也。是故君子充尚絅之心、敦闇然之寔、由存省而造其極、會動靜而全其功、至於篤恭之地焉、幽深玄遠、非若奏格之猶可以形容也。由是敬德薰蒸、誠意感召、而天下自平、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而不見其跡、豈但民勸民威而已哉、夫一人篤恭於上、不顯之德妙矣、而要即闇然之心充之也、天下治平於下、百辟之刑昭矣、而要即日章之美致之也、即是不可以見德之愈盛、而化之愈神乎。○君子即謹獨之君子、篤恭是篤厚其恭敬、而無形迹之顯、與恭己不同、彼有形迹而此就德言也。天下平說得廣、篤恭即致中和、天下平即位育也、未當緻出德妙於無迹、而化及於無外意、然細看天下平內亦當說得好、蓋亦無心之化也。○潛雖至此、以功效作主、以敬為要、其惟人之所不見者、敬於將萌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

於不覩不聞也不賞民勸不怒民威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化愈廣也始終一於敬而已然不過自為己之心推之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然是不顯之德未易形容也皇矣之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斯言也若可以擬其妙矣然孔子則謂之曰聲色特化民之末耳而此曰不大則經綸之迹難以擬至德之淵微而所謂不顯者未也烝民之詩曰德輶如毛斯言也若可以擬其妙矣然吾以為毛猶有比類之可言則法象之粗難以盡至德之淵微而所謂不顯者未也惟夫文王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聲臭有氣無形至微妙者也而猶曰無之則微而又微妙而又妙

非若不大聲色、又非若德輶如毛、而猶有倫者也、以是而形容不顯篤恭之妙、則無以復加、至此乃有以會天命之性、而中為庸之極功矣、然非有為己之心而加下學之功、亦安能至是乎、

○重形容上、要見一節深一節意、宜相推說去、不必截聲是號令、色是威儀、輶字訓輕字、引來只重細微意、毛尚涉於形迹也、以聲色貫亦好、至字當以上二字說、未盡其妙、伴講謂以此形容未至也、惟上天之載云云（無聲無臭）乃為至而足以盡其妙、須知雖形容不顯篤恭而天下平的意思、自該於其中矣。按中庸一書、作五項看、首章是一个冒頭、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第一支、費隱以下九章、是第二支、自誠明以下十二章、是第三支、末章是一个（個）結尾也、其節解即在首尾支體中、而脈絡貫通於其間矣、

中庸意下卷終

大學說

大學之道章

端文顧公著

大人通天下為身故其學通天下為學明德者天下共明之身也而明之自大人身始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之如何若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所謂克明俊德也其德則欽明文思濬哲文明也其工夫則惟精惟一也此一句已揔括大學而又曰在親民何恐人認此德是一己之德特指其血脈條理與民親切相關處明即同明暗即同暗無一人可漏無一處可隔所謂脩己以安百姓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然而必曰在止於至善何見得此德無別樣明至善是也本性來純是這至當不易道理吾適止於是更無一絲班駁夾襍何等光明明之所在在此而已明者明此善止者此善得者得此善其實明明德工夫知止焉盡之矣知止工夫格

物焉盡之矣知到止的所在真是性精惟一為君便止仁為臣便
止敬為子為父便止孝止慈件々停當事々物々一々光明定靜
安慮中自有此真得正不須物々執看事々安排了是本末終始
一以貫之々道也何則有本故也譬如樹本有此本根便有此枝
葉何當本外生末如此閑花便如此結實到得結實依舊萌芽何
嘗終則無始夫身亦然自明明德之謂脩明明德於家於國於天
下之謂齊治平本々末々終々始々共脩一大身而已是以大學
自天子至庶人一是脩身為本格致以精之誠正以一之如此以
明其明德也明々德於身即明明德於天下矣物有本一節全為
揭起一本字知得這本真切然後事々物々一緣貫到底更無兩
個格物者格透此本每有個至善所在也如舜祇載克諧徽典叙
挍工虞教養各得其理真是善格物如本文好惡欺慊上下前後

左右本末內外等皆格物也自明章專言明德盤銘章將明德連
親民說曰用極即止至善亦該言之邦畿章言知止能得所謂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聽訟節畧舉使無訟之旨而脩身為本了然
矣即知本即知之至而格致之義了然矣可見格物致知原未嘗
缺亡細看下文誠意幾章那一件不是脩身為本
大學之道其道大故其學亦大此是千古學脉大在心體渾全處
說只一明明德盡之親民即明明德於天下也親字不必作新字
合下便見得天下國家是推不去的為吾性分內事何等親切此
德合廣人以同明已德未明自然不能親民民有未親還是已德
不明所以堯舜猶病而其學脉只在精一後邊格致是惟精工夫
誠正是惟一工夫無非尋求到至善處若夫雜一毫不善便是明
鏡中着了一點疵翳至善止所謂明德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本

於繼善之性即是至善原來純粹中正一毫不容偏駁其要在于明而止之止至善所以明明德也至善無時不有止亦無盡頭處然學者入手之時難在毫釐有似至善而實非至善者頭路易差最難剖析故非知不可曰知是會其德之原明處也知則於德體中實見得個定靜安慮的本來止者即常定常靜常安常慮之謂故知止則止中之真境一一現出此心本體至善無形是極恍惚的道理到此則心體處處湊合成了極實在的學問故曰得後章說文王緝熙敬止而無所不止是能得的榜樣究竟功夫原非言遠只要知本而已本末一物本自該末而事之終終此事之始始此本末終始一以貫之之道修身為本是也知先後則知本矣提得本處清道緒有條領脉絡緒貫通故近其亡繫只在格物家國天下無處非是物身心意亦無非是物一知即致一致即格如燈

照室如日中天萬物皆備豁然廓徹此身就是天地萬物一體之
身故即脩身為本脩身只完得明明德止至善工夫亦歸併到身
上來心意知為內身家國天下為外身脩則明無內外之可分體受
歸全純然天理親疎物我一體同條從此明德即從此親民一以
貫之故曰本也是在條目中揭個本體末節反結正見本之為重
意

克明德章

此章不是解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明明德堯湯文都是古之明
明德於天下的大人然吃緊在認真一自自明自己一了百當所
謂脩身為本也此自不是自私自利之自正是先聖後聖同源的
所在天子庶人合脈的所在誰人無自分形骸不分性命世數維
殊道揆則一堯湯文之脈絡何非即義軒虞夏的心傳堯湯文之

本體何非即顯常夫婦的恒性但古大人多矣獨舉堯湯文者何
文蒙難艱貞其德處晦能明湯曰台有慚德却仍是順天的故接
明命一言見其德可貴上帝何等光明顧諟者只是虛靈無一些
昏昧到底與天命不相違也堯開帝之首若其德只庸々常々何
以冠百王謂之曰峻乃巍乎蕩乎民無能名然正是光被四表的
種子三聖終可為明明德的榜樣而明德原是我性中自有的明
明德便是自明自性若失其所為明則亦失其所為自矣着一皆
字見千聖的傳只此一脈此明明德所以為大學也孔子之經塵
與典誥並垂不朽

湯之盤銘章

新之為言只剖露他潔淨本體出來如日月中天光耀常新時々
精彩刻々明瑩日日以苟日又別又日以日日又別就是無所不

用極的樣子作新新命就是文武之日新又新也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机實在我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作新者鼓舞振作從汚俗中重提出個原新的民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一理民之新與命之新非二也玩其命二字指舊邦之精神命脉言蓋於民之新上見其國家命脉之煥發也新之不已便是極處蓋事事有極息息有極一日自有一日之用極若今日如此用明日不如此用即是不新若今日如此用明日只如如用亦是不新是故君子通已與民與天無所不用其極極字有何境地可指正在用處見得用則愈無極却不容不造其極正新之象也傳者歷引三王總是喝起末句儆然有考三王俟百世之意

通章重示人知止文王敬止其極則也君臣父子等彝倫日用各
有個當止道理真是惟民所止應不是聖人止得吾人止不得的首
節民字正與三節五人字相應見人之所以為人原有此止借馬
為喻只重人決當知其所止意知字即首章知止之知乃明德中
之覺性也又特借文王以歷標所當止之處五者之止皆其敬心
運用織微畢費合下便完〻全〻十分滿足心體上本合如此聖
人恰好如此無些子欠缺五止亦只一止月落萬川處〻皆圓實
無二月總是至善在心循處發現遇君臣即仁即敬遇父子即孝
即慈與國人交即信然此亦只完得個人身上事文王何以異於
人哉若以文王為不可及即如衛武公下手功夫不從學修做起
予切磋是理欲上桃剔得十分切琢磨是這私欲磨刮得十分盡
自字可玩自家自心自家脩理即自明之義下此等功夫把許多

妄念私意都掃除了。而此心純是一個嚴敬。更無餘物。是謂恂慄。幾與文王緝熙敬止。一般。威儀即恂慄之發於外者。此表裡自然之符。其盛德在躬。正所謂至善。至于民不能忘。幾與親賢樂利沒世不忘。一般。世守其功令。至善所貽之謨也。世席其成業。至善所貽之烈也。優游於太平之福者。至善之流風也。安享於永賴之休者。至善之餘澤也。此就是君子小人止的所在。可見人人有所止。人人自知其所止而已。

誠意章

吃緊說個毋自欺。見誠意更無別法。只不要瞞昧了本心之知。任他輪廻變幻。而真種子卻未嘗斷。故誠意者在直認取本心。依着良知運用。自家曉得。即自家不肯瞞過。毋字有斬釘截鐵殺然斷之之意。如惡三句。正形容毋自欺光景。好惡起念處是意。好惡第

一念是誠若轉第二念便是自欺非於戒欺外別有求慊功夫此之謂三字正與所謂相叫應言必如此而後可得吾心快足耳而用功全在慎獨上慎獨者慎於未有意之先說然欺後戒不慊求慊此已晚矣惟是獨體良知炯：善善惡惡了然分明一些瞞昧不得正須自家認取謹嚴不放更不作第二念頭自然常慊無欺小人間居一段是其獨之積欺正傳者指點人處甚是吃緊不曰視之而曰視己自家肚裡瞞不過也何蓋照上而后字看原初不謹到此終方搽著亦己無及有咨嗟痛惜覺發其良心意常人看中外是兩截所以有慎有不慎君子看中外是一時所以不畏家而畏獨其慎獨之嚴不論形與不形就此幾微獨體乃是十目十手指視叢集之地即欲不潔除淨盡自家畢竟放寬不過惟嚴便不容不慎能慎獨則意誠誠意是當下工夫就是明明德故直以德

與之意是心身交關自欺不誠便見出許多消沮閉藏情狀來慎獨而誠便顯出潤澤廣胖境界來意豈可不誠得君子而不誠意明德一關即從此蔽障了安能令此心此身復與天地萬物同流暢乎為此之故君子所以一味慎獨求毋自欺而已

所謂脩身章

正心修身功在誠意中茲復舉身心相關處言之不但說心為形若其實除卻正心別無修身法蓋修非修其軀殼修其空空洞洞一塵不滓者也修其靈靈瑩瑩感而遂通者也所以喜怒憂懼之身還養之於未發之中視聽飲食之身必授之以皆中之節四個有所是從軀殼上起念物而不化則此心偏倚失其澄湛之本體故曰不得具正見非原來不正也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有個影子在鏡上便不受照了聖人之心無在故

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視聽飲食盡不得修身事只
舉此以示例其視以目不以心其聽以耳不以心其食以口不以
心故不見不聞不知味就是粗而易見者已全不領得況其深乎
此謂二字要得結意正心修身不粘上二節這在字是尋那不在
的去處而着力挽回意身心無二相正修無二功看上而係可見
不正之心邪即生身修於何補已正之心身即歸正無所事修

齊家章

脩身者明明德於身也身有明德可以喻國人可以絜矩於天下
況家乎如身一不脩則德體受蔽好惡偏了即家人之情有美有
惡有美中之惡：中之美棼然不齊吾俱不能以虛心照之情之
所之往而不返辟字從之字生來五辟就是不能知處只這眼前
情事明白易見的儘自不能知儘有大差大謬所不自知乎日格

致功夫何在引誘作証總見其碎不曰人不知而曰人莫知所謂鮮也兩節俱言身不脩如此則非惟家人不聽我齊我亦齊不得家了末節不可二字屬齊家者身上說口氣吃緊正與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相關應

治國章

齊治無他仁讓而已矣仁讓無他孝弟慈而已矣事君等不作推原說以此心而事親則為孝以此心而事君則為忠隨在異名耳但今人所令未有不喻其孝弟慈的然而卒不能喻所好非也故一國本一家一家本一身一身本一心心々果好之不令而行令出乎身的好則藏乎身的所謂誠意也的誠求的正指真心之自然流貫處言之若待學而能則便不誠求而後求即心誠求之也如方此喻諸人即不中不遠也恕之可行者誠也藏對顯言藏身於

恕則恕之熟而渾然仁體即堯舜之帥也看那興民興讓一机相結藏身喻人一恕相通治不越齊其故洞然故治國在脩身以齊其家也修其身終可以言教身不修則我無可以教家者故首節不可教正與後而后可教而后民法相關引詩見國之人民喻吾之恕從吾之帥而共興於仁讓光景其實歸結有國者身上去宜之者身也足法者身也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末此謂二字指詩所謂也與故治國不同

平天下章

大原在於慎德所慎之德就是明德老老三句正是明明德於天下處而明德有同然須要絜矩從藏身之恕而出之此道可行天下而不窮上下前後左右已盡了天下的人了分明畫出個矩字模樣以見六面皆平若有一處不平便不是矩絜者不是空空揆

度有許多運量處置在下文理財用人都包在內理財用人固不
平對然天下所以平不平只此兩件相關用的君子平日所國國
事心之念之只要慎德以愛民自然不外本而內末就是生財亦
自有大道所以天下人心並無不平好義終事其實証也用的小
人平日所議論的畢竟以慎德為迂圖以貨殖為長策剝民自胎
那一事不是施尊之政那一件不是悖入之貨所以天下人心個
個不平災害並至無可救藥其實証也究竟用人之知全由誤用
一娟婉相臣其人原無學問識見陋劣所以有技彥聖不為之用
而羣小狎至與利之言易入乃專朴根源全由人主不能清心寡
欲自慎其德一國私意做了不仁種子所以民之所好思之民之
所思好之亦且有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不忠不信恕絜矩所之道
弥遠甚亂有國者不可不慎而慎必以德出之必以忠信是所以

清。絜。矩。之。源。也。

中庸說

天命之謂性章

端文顧公著

人只看道是人為的便欲各立法門故其教往往索隱行怪甚而
逆旅天地芻狗萬物把子臣弟友大倫都蔑棄不管所以為小人
而無忌憚殊不知道率之性一毫矯強不得性命之天一些安排
不得脩道君子知這個道是不可須臾離的道即命即性性命之
理無息不流一息離道即性命一息斷絕矣不可離二句正解率
性以下則解脩道脩道者脩之以復還本性脩之以合于天天命
本體原自無聲無臭來的豈可得而覩聞不覩不聞之所便是喜
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所以立個戒懼愼獨之教
戒自然愼愼自然恐懼戒恐懼揔完得一個愼故下文只挈一愼
字莫見莫顯與十目所視二句不同此乃有無合一之妙正見道

不可離處獨者單：一點良知更無一絲夾襍是君子時：穀得此獨體現前不增一知識不動一情虛便是慎便是脩道實功將天命本體養到中和極處達喜怒哀樂四者還歸天命自然一真自如萬境不染曰中因而不怫亦化而不留渾是恬然之象曰和未發是發的主宰性之渾淪處已發是未發的流貫性之流行處到發而中節依舊是未發的氣象這個性不是一人之性乃天地萬物所共根之大本這個率性不是率一人之性乃天地萬物所共洽之達道兩天下字正對獨字言大字達字正其顯見處獨惟有關於天下所以為莫見莫顯所以當慎、則大者無失其為大便是致中慎則達者無失其為達便是致和即此致中和即此位天地育萬物渾是天命充周性真融暢潛伏屋漏自有此通徹三極的境界經綸參贊直顯此不睹不聞的精神道如此何等廣大何

等精微又何等平〻常〻至易至簡夫是之謂中庸

君子中庸章

中庸二字不平中即是未發之中人能脫得情識時一切俱是平常事即聖人也逞不得一些精彩說個中庸便要分剖君子小人所以截然不同處全在心體上見個毫釐千里之辨君子戒懼慎獨養得未發之中自然發皆中節時時是中小人全無戒懼工夫只管任情作意胡亂做去托名中庸以逞其無忌憚之私實則與中庸相反到底君子中庸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即君子即是中庸也終說小人便是反中庸其無忌憚處絕似君子之時中而只是心腸不同豈可模糊相混假如唐虞授受湯武征誅周公制禮作樂在聖人不過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無非時中小人依樣做事自以為中庸却都是無忌憚

中庸其至章

中庸天下之達道。便是天下之至道。極精粹極純懿。乃到頭地位。愚不肖減不得一分。賢知增不得一分。如何鮮能之久。上無脩道之教。故下多離道之民也。人人求之庸言庸行之外。下章鮮能知味。即是此節註疏。

道之不行章

知是行之明覺精察處。行是知之真切篤實處。惟知得方能行。必能行方是知。知行不合一。只為不曾體認自家性體。却溷溷於道之影像處方個意見生個執着。不覺隨其氣稟。失之過不及。了夫子把賢知人與愚不肖一例看。煞有深意。次節人字直頂首節直說盡知愚賢不肖無人不在道中。道是人之日用飲食。同得是性。同率是性。原是不可須臾離的。何為人人自相離遠。都昏昏昧。

浪過一生更沒一人解得明是當面蹉過也

道其不行章

道豈其不行其不行者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自此以下都從鮮能知味知字引發議論

舜其大知章

天命之性空空洞洞此中靈明圓照周遍六宇原無一人可隔礙所以聖人無彼無我無遠無邇祇覺狂夫可擇芻蕘可採自然好問好察有個孜孜不已的意味通言發自恒人之口不經思慮未落意障已寓至理儘堪咀嚼問者天籟自鳴察者天倪自動皆本於自然而然更無掛礙遮隔故曰好就茲問察中善還之善惡還之惡絕不留一毫意障合衆論不同之極而酌而量之參而詳之是以有其中究竟中不自我用而用於民似鏡照物照原依物鏡

體何與斯其虛明何等廓徹無間舜之所以為舜其在於此若以舜一人心思耳目求舜不幾遠乎

人皆曰予知章

予知二字正是賢知一生受病處予知即不肯居易平平常常依着道理上行却一味行險弄出罟獲陷阱自家驅陷其中而不知却辟可謂大愚予知即不能戒慎恐懼從性命中討個道理源頭却將聰明意見擇取中庸終身無可依據之地不能朞月守正是隱怪引之而去亦真是大愚

回之為人章

中體惟一中之用有萬擇中庸者擇此善也非合理欲而擇之其毫釐之辨正在天理中同原而異派處分別出來去其不一者以歸於一此所謂繼之者善也得一善終是中庸乃為人的本體見

得本體自然戒懼不容已此便是服膺弗失實實身體力行並無些子放逸能擇所以勿失勿失正見其能擇擇亦一無窮得亦一無窮服膺亦一無窮擇即博文之時也至得一善則知博之未始不為約矣服膺弗失其欲罷不能之意乎

天下國家章

上三句只是以天下所駭為難者形容中庸不可能意天下事任是驚天動地極不是易做的才情意見儘可勉強馳騁惟是中庸易而易知簡而易能然一毫才情意見參入不得所以不可能只狀中庸之妙與難能有別三者一裁于中庸便是至德

子路問強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天命之性也率性則為中和一落習氣便囿於方所南北之強一則有意忍人所不能忍一則平日自

負了死而無悔的念頭俱是氣質之偏學問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君子學問之功勝認得天命本正至剛至健脫一切習染而還其本來和不流即是天下之達道中立不倚即是天下之大本君子惟率其性而非有心於不流不倚也有道無道不變正以中和原於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變也到底只是不流不倚純是完固的精神自然有壁立萬仞氣象自然在〻中庸

索隱行怪章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須臾不可離者畢世弗能已者也只因名根不盡所以惑於新奇可喜做得半上半落隱怪取名決可已得故決弗為率性謂道若廢半途直是離性失命此決不可不為故決弗能已知至知終躍然見有誕登之岸在雖欲不前自住不得工夫若透得這個真机此處剖得路頭明白終是見得中庸吾性

吾命。吾。依。吾。性。吾。依。吾。命。乎。常。淡。簡。原不足致人知。亦無介介於人不知。遯、世、與、辟、世、別。辟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而相望。而不相親也。不曰聖人而曰聖者。不過就上君子而直指之。言如是則行造其極以至於聖。君子之能事始畢耳。蓋勉人之詞。

費而隱章

費隱二字離看不得。斯道充塞極廣。然只在吾性之不睹不聞處。千變萬化。皆從此出。以其非君子不能盡。故曰君子之道。道謙夫婦聖人天地萬物在內。夫婦聖人天地鳶魚。要渾看做一件。聖人即是夫婦。夫婦即是天地。天地鳶魚之飛躍。即是夫婦之知能。飛躍之天淵。即是有憾之天地。斯道活潑潑地。自彰自著于其間。一毫掩匿不得。一些假借不得。但在夫婦曰端。在天地曰至。還其與知與

能之良即可以為聖人參贊之極相忘于天地有憾之大便冥合
乎不知不能之真夫婦知能照下文子臣弟友首章喜怒哀樂即
愚不肖的人亦有與聖人晦合處及其至就是與知與能之良大
段着力不得處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能能便有聰明力量到此處
縱用不着天地有憾是因聖有不知不能更推上一步只是極形
容道之難盡處道無大小困語而有大小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
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安得而載之破之引詩與上節意無兩層
特指點出真机以形容道妙舉在目前察字正與隱字對與末節
察字一般察乎天地從夫婦之端而究言之也與知者不知之端
與能者不能之端端即至也君子戒慎恐懼的功夫即首持之此
故曰造收拾到實體處將夫婦日用工夫明個無上易節至理見
人不必求道於聖人所不知不能處惟率其夫婦知能之端則日用

中有聖人有天地在分明將貴隱結煞到人身上
索隱行怪、正欲知聖人所不知能聖人所不能也不知君子之
道即夫婦與知與能之道及其至也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
直可存而不論所以君子語道之大無小而非大任舉現前知
能而六合之間無所不冒天下如何載得語道之小無大而非
小任舉覆載知能而毫芒之中無所不貫天下如何破得嘗試
仰而觀俯而察天下有淵々上有天其間鳶得之而為飛魚得
之而為躍各率自然之性道机活々潑々合上與下流動充滿
貼著如此更於何處隱藏何須別徑樓索聖人天地所不知不
能正如易鳶而躍易魚而飛失其大常畢竟非道吾所謂君子
之道夫婦非不足天地非有餘端倪具足分量分量不離端倪
无所不可知可能而實莫窺其所以知所以能夫是之謂費隱

道不遠人章

道即在人身上是即物即則者也非有取而則者也所為人子臣
弟友是也終日言而不離乎是終日行而不離乎是何必遠為遠
為者非道者也非道而并以治人是強人以不顧者非忠恕之君
子也君子以人治人是復其所以為人也改者得其所以為人也
道不遠人得其人即得其道止者即此是道之意勿施正為道之
事而以己之不顧為則故曰其則不遠子臣弟友之求即不顧勿
施寔用力處求者求慥其顧也庸德庸言兩庸字正是中庸之庸
正對遠人為道者說不足有餘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不足愈
謹愈見有餘故益勉益不敢盡不敢即首章戒慎恐懼有此心神
相攝自然言行相顧顧行是言之精神全在行處顧言是行之精
神全在言處內外合一之學君子所以進於誠也故曰慥慥想胡

不爾曰氣俱是退步直貼道不遠人不得泥蹟美

不遠人即不遠子臣弟友之人也人認以人為道君子直以人治人適復其所以為人而止此忠恕之事也若責以過高難能之行己必不願人亦必不願從來君子之道四是施諸己而己願施於人而人願者也今通天下人豈有子不願孝臣不願忠弟不願悌友不願信者乎言此為庸言行此為庸行正須以忠恕實心於有餘不足處着實謹勉子實成其為子臣實成其為臣弟友實成其為弟友胡不慥慥爾真切完全自家性命者耳於此見索隱行怪一生功夫都無着落

素位章

身之所居為位位不能無得失要於吾身之無失耳無失莫如素素即是中庸即性也率性則素位而行矣起念不依本性便是願

外此性入富貴而不淫入貧賤而不移入夷狄患難而不驚天不能造我榮枯人不能司我順逆廓然平易坦然高明君子所為通天地萬物為大身者也故曰反求諸其身自得之自正己之己總來一個身字不得之外而得之內故曰自得自得者我做得主宰起也把柄在我惟我所置若外物做主便是得物之得却有一個失來相對也正己正是自得來由從君子平日學問功夫上看只是正己毫無顧外何等簡易所謂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俟命不在易居之外此正無入不自得處其俟命不是一味任運自家沒了主宰功夫全在正己上故又点出反求諸身與正己相應射者之反身正其正己君子之正己正其反身皆從源頭上着力此之謂素位此之謂居易

正己反求乃君子為己實功連素位而行只作見成說素位中

有沒素意亦有素定意盡道理具在當身只此一箇中庸隨位所值素而行之雖變化推移不同要皆行吾身內所當行與身外絕不相涉所以無入不自得〻內非得外也世所謂得必因於求君子正己不求己時〻是正乃其然〻自得也以故陵怨尤險倖都忘而常居易以俟命其實得無所得因何有失〻即失於正之內還須自求自身〻自得自正無可於其外置一念想惟是射者失正求身念頭直將君子心腸繪出

行遠章

言端而人即以端局之言察而人即以察馳之道幾不得其自也則證之君子而君子之自并不可得而執也則為言辟如大約學問之功必從實地上做起非懸空超脫者可入行遠只自適處行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不離庸行而上達天德亦何遠何漸頓之有即

如父母妻子兄弟，總是人倫日用之常。只就家庭克諧，便是宇宙太和景象。

君子之道，高遠卑邇，原是合一。其工夫必自卑邇着力，故步步踏實。如樂妻子，翕兄弟，順父母，平平常常，只在實地上着精神。一團太和元氣，盎溢庭闈，即此是中和極致，即此是位育境界。然則自邇自卑，斷然如此。君子決不虛騖高遠也。

鬼神章

鬼神，道之寓也。贊鬼神，正是贊道。天地間無處非鬼神，無處非道。體物不遺，妙萬物而無不在也。即祭祀而鬼神體祭祀也，即承祭祀之人而鬼神體人也。使天下之人，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若或使之，則人心皆鬼神也。連那齊明盛服處，亦驗其不遺處。如在上而上不遺，如在左右而左右不遺。引詩正引容無不在之意道

贊德之盛誠即在德內人以誠成物天地以誠生物鬼神合德於人同德於天地而體物豈有不誠的理鬼神體物而誠又體鬼神者也物不遺於鬼神而鬼神又不遺於誠者也知鬼神誠則知天下之物無一非誠夫微之顯非言其微也言其顯也實〻落〻有個不見不聞而不可遺道理故曰如此夫此字直指上文此結語耳更將夫字宕起正於着鬼神之德之盛處鬼神一中庸也

自索隱章至此皆明君子之道明白顯易即如鬼神不見不聞可謂天下之極玄微者矣然而顯不可掩如此是皆一陰一陽仲至歸藏與天下人心共發其靈乃實〻落〻道理何待強索

蓋鬼神一中庸也

大孝章

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者莫非其孝之極際故曰大

孝本是庸行然孝至於舜便致得無限好處來惟其德為聖人也德亦只無忝所生種種諸福都是德中該得的聖人不敢自必但一意脩德自然件件完備合四個必得看分明有篤學中重稠疊無已之意即生物可明必得之理可見有德者天一定要培他的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即物之栽也此德字影起末句大德之德受祿而佑命申即天之培也此命字影起末句受命之命受命不必於命而必於受命者也格天即以格親受命於天惟舜無作也受眷於天惟舜無弗至也舜其父事天乎夫子舉舜作一榜樣贊其為天下古今所不常有末句看一者字不粘定舜說

德為聖人典稱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其實不過率天命之性立中和之極無他奇也此一件便該得舜之大孝至尊富饗保祿位名壽乃大德中自然有的在世人看做奇特事在聖人若固

有之只看得極平常事故結云大德必受命言受命固所以成舜之大孝總來只成舜之庸德

無憂章

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以承之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以開之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曰惟見惟文王能之而他人不與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竟一戎衣而有天下豈不是大拂文王心者易侯而王另起一番事業分明是改創的夫子却叫他纘緒直將觀兵孟津與有二服事之念扣作一套事會成一片心而征誅之業竟與大舜同一受命尊為天子四句在舜言諸福畢集在武言大有作為文王所當為者王季先為之文王所未為者武王又必為之若沒有武王則大勳終於未集文王猶有憂也然使有武王沒有周公則制作欠缺處多不惟武王事未終而文王子

述之處畢竟未曾了得亦以貽文王之憂也故又揭出種種成德處祀典也葬禮也喪服也俱在天理人情之至上制出來故曰德追王二句是成其以孝祀先人之德斯禮也以下是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節中達字一則自上達下一則自下達上已暗伏下章達孝意在內

聖人之憂總是為天下後世之公心前後應作述之事前後人不能作述可憂也凡前後不應作述之事而前後人浸作之浸述之可憂也惟文王寬然於前作後述之間而獨自盡其道以承先而啟後還顧天下後世當吾身而真可無為真可無歎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至武王纘緒而適有一戎衣之事則述也而兼作之任憂乃在武王矣當時為天下所欲為故顯名不失而尊富饗保宴然若未嘗有革命之變是武王自盡武王之道也至周公而適

承受命之終則述也而兼成之會憂乃在周公矣當時為天下所不得不為故禮樂作而文武之德成自先公以上諸侯大夫以下皆曲盡天理人情之極是周公自盡周公之道也

達孝章

武周盡倫盡制那一件少得那一件不該如此合幽明上下總是其孝心所通謞然廓然無滲漏無壅閉故曰達人志人事不必定有是志有是事其隨時變通不泥於我的志事即不戾於前人志事總自其繼述處善體貼出來繼述不盡於祀典祀典特其大者春秋二條一時事踐位即直總上文正見繼述之善起先王於今日一般孝之至也與其達孝矣乎應通於人曰達盡於己曰至末節正提明達字意以歸束一篇大旨禮以義起義以時宜郊社禘嘗之禮圓融活潑無處不推廣得去即此治國明禮經濟滾作一團

正聖孝之達於天下處由上文達祖考達子孫臣庶合之達天地達乎具先達天下萬世治平之極無非武周寘心合氣周旋曲折要之至善而後已真是天理人心同然之妙所以為達孝

哀公問政章

文武之政全從他心上惻怛至誠處發運出來如蒲蘆含有生理一般生理存即人存生理亡即人亡故緊着仁者人也一句試看五達道存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總是這個人試看九經存個親也賢也大臣羣臣庶民百工遠人諸侯總是這個人天地間許多人人總是一團生理流行活潑到處聯屬故曰人道敏政若人各其人便是不仁不仁那有義禮不仁那有知勇如何行五達道如何行九經行處只此一處一者何也曰誠也誠為天道故不可不知天誠之為人道故不可不知人合學問思辨行盡人以達天

只完得個肫肫其仁的本來果能此道正果然能以人道敏政也明就是知之一強就是成功一隨你愚柔的人無不知愛其親故章中說思事親說順乎親正見親親為大此所謂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也於以治天下國家何有

誠之者人之道也是通章綱領文武之人只是個誠身之人故其要在脩身脩身之道在仁就是以達德行達道了義禮俱仁中條貫宜字貼人字說義豈有個定體只人之心自已恰適處使是等殺處即是禮自然秩敘如生成一般一毫加減不得非天而何說個天字則人之與身定有根源即合的所在蓋知天是脩身源頭正所以行之者一的意思又臚列出道德中許多名目來件件歸併在吾人身上正要學者在天命源頭處著力夫行之非難即困勉之人能好學能力行知恥便近知近仁近勇了味遠一之須求

近之既曰近之自能一之知斯三者以脩身知此身原是知仁勇之身以行達道的知得徹時則以身取人以人擧政天下國家治理俱從此做出天下國家以九經治之九經之效實效也九經之事實事也故所以行之者只是一誠誠身工夫由於明善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常人迷却本來所以離真遂妄若當下識得本心則真性自然顯露明誠即知仁之謂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其在中矣反身而誠渾然天命之本然便歸之天道不思而得是其善之忽然會心處不勉而中是其善之安然恰合處天道原即從容聖人合天只是純亦不已耳指在人之天不指在天之天可見誠乃生人之根汩沒不得恭透至善之理寔：行之至於果能此誠之：人道便合了天之道便是文武之身一般則其人存而政擧矣

自誠明章

性即天命之性。指人的本性言。教即脩道之教。指人盡性的方法。分別個性教出來。正欲學者由教而得性。性只有此誠明即性中不滅之靈光也。從誠入者。合下就誠。從明入者。亦求到那誠處。誠則明。是性。不得教也。明則誠。是教。不得性也。不平對語氣。連下一層。

盡性章

天命之性。不過一誠而已。誠是實體。性是虛體。實體十分具足。無一毫損壞。為誠之至。虛體十分圓滿。無一毫欠缺。為性之盡。其實誠即是性。誠之至即是性之盡。至誠盡性。實實做中和位育等事。若天地無聖人。人物之性必有未盡處。化育便有缺陷處。至誠無人己物我之異。一盡俱盡。即天地化育所不及。皆至誠補之。所以

與天地參。三個盡性。固是合一。然是有實事。

致曲章

句〻與上節相照。次字照上至字。蓋誠之不思不勉者為至。而誠之未達至者為次也。曲字照上性字。蓋性乃誠之本體。曲則性之端倪也。其實曲即性也。性體以未渾全。故謂之曲。致字照上盡字。盡則一舉而性分以畢。致則漸充而求復其性也。致曲中大有擇執功夫。致曲之盡。即曲能有其誠矣。盡人物。贊天地。至誠者能化也。由形著明動變而至化。正是漸〻致極處。化其動變所由來。併化其著明所自出。己與人物共渾一誠之內。致曲者亦與至誠同。則是天能者能。人能者亦能也。盡性者盡。復性者亦盡也。即及其成功一也之意。

前知章

至誠之道即天之道也至誠不言人而言道最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則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禎祥興兆也非興本也必有所必所以興妖孽亡微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所以者何即章中之善不善是未落着邊四體之源頭處善不善與禍福字有辨禍福未至也連那善不善亦在隱々隆々之間善幾先兆即合着繼善之性不善幾先兆即違着天命之理於此先知默々斡旋信惟至誠微體見得亦惟至誠能極力做得以誠體物曰神以道通神曰誠誠也神也從之一道

自成章

天命以來自性本體真一無偽乃吾所以自成其人於此有率性之道乃吾自家責任實落該做一毫無可推諉你看天地間物物吾

性皆備之物也那一件少得誠的誠者是物徹終徹始聯絡無盡
的道理不誠即有始無終物之真脉從此斷了是以君子責誠見
得誠與物貫再離不得須盡自道功夫誠者不是成了己使罷所
以成物也是這個誠物我皆成己合萬物一體以成己是其仁物
本吾心徹照以成物是其知成物之知須從成己者出來蓋洞見
己之即物而成物之理即在成己之中總來德體渾同一性分不
得孰內孰外合字固是性體亦根自成自道功夫來本性既合外
內仁知而自成自道者又能使所合者不離直遊於天命流行物
與無妄之初時闔時闢時消時息何時而非中何措而非宜綜不
合時便是己私便是不誠時者誠之實際也此自道之妙所以終
終始々完其自成之極也

無息章

大哉誠乎聖人以之而致功用之極天地以之而立造化之原誠
合外內之謂徵使吾心有一息之不在而使天下有一物之不得
其所皆息也息使不能不已無息不專以靜時言事来即應々時
即化渾是一團生意說至誠無息之微極之高厚悠久俱誠之精
神透現處而盡而間之所有原具在至誠心體中誠是無物不在
覆載成中而絕不叅一此知識不着一点安排至誠一天天地也說
天地生物之盛極之日星河並昆虫草木何所不有夲莫測其所
以然而悉歸於不藏不貳從為物處想見之一真默運豈容纖妄
叅入為亦無為是為生成之根天地一至誠也人但知天地之至大
至誠人也未必能與配合及勘到於穆不已之命不顯之德純
至誠直與天同運並行共一不已是其所以為主宰處並無縫是
間隔何待比擬而後合哉

尊德性章

道非聖不大使知非人不行聖人之道本原於天命而顯設於典
禮〻原從天命人心自不容已處流出經之緯之委曲詳盡禮儀
之不得不三百也威儀之不得不三千也皆其自然者也不三百
不三千即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中有一缺漏不完之處此優
優充足所以為發育峻極之實際此道之所以行也道本具足自
性然非至德則性體渙散自然翕聚道體不來所以要做工夫修
德尊之者正求其至也功夫在道問學上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
與新厚與禮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
之崇之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精微等俱虛字只禮字是實字
禮非外飾德性本厚自然具有許多節文是禮儀威儀所由來三
百三千所由生也厚之不敦雖有煩文縟節不過襲一切虛套與

德性了不相涉而禮始畢矣故學乃所以為禮敦學乃所以崇禮敦字正與凝字相映崇者合於德性而尊也性德至而道行上下治亂都是性道周流之處這性中一點靈光朗然獨照隨物賦形拈起便用不煩思議不待湊泊渾然一天命之初保身者保天地萬物之大身也

自用章

天下之所奉者天子也位非天子便是賤與德非聖人而為愚者一般愚賤不可作禮樂則生今之世即當以愚賤自安也好自用便是好自專之人自用自專便是生今反古之人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豈知禮度文必稟於天子立章程定品式裁其器數等第之宜正其點畫聲音之外皆天子事也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玩今天下三

字有提醒當世意我周之典章猶在所以有位無德與有德無位者皆不敢有所作雖以夫子之聖且不敢冒自用自專之嫌況他人乎今用之與今天下相照言天下尊周之制故不從夏殷而從周因其時也其實從周那舍却夏殷斟酌夏殷之禮以為損益之定制尤得不倍之神者也

三畫章

無徵之身過去身也不尊之身未來身也曰本諸身便知其為現在持世之身矣身是有三重的本子而知天知人是本諸身的精蘊惟知天知人斯本諸身者盡善天地可參而何疑於鬼神三王可四而何惑於後聖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裁成輔相乎天地可也謂鬼施神設可也謂我洩鬼神之秘可也謂我率由三王之舊章可也謂我損益三王而得其宜可也謂我立千

聖之大法。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皆傳我之精可也。到此地位。自無過動。無過言。無過行。遠近信從。不待言矣。不曰天下道君子。而曰世為天下道云云。口氣仍歸到君子身上。君子本不欲干譽。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正是徵諸庶民而寡過處。如此渾承上文。并世道世法世則在內。即無射無惡意。總指制作盡善說。

祖述章

堯舜精一之道。即為文武緝熙執競之法。堯舜文武之道法。即合天時水土之精。仲尼不是一一摹倣拘守。蓋會帝王天地之精神而融之一心。自然為道為法。為方為圓。各通其脉。各用其極。天地覆載萬物。仲尼覆載理蕴。同一包舉被冒。錯行代明。重錯字。代字有仲尼而道常行常明。如四時日月。往来不窮也。總說。如天地天地

有小德而流其所敦為物之雜為道之倫焉其斯以為不害不悖也有大德而敦其所流為物命之為道之本焉斯其以為並育並行也須認得不相害悖是言天地非言物與道易簡妙動靜之机而一神兩化以盡其利乾坤倫性情之德而日新富有以成其能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必再贅仲尼所以為大已影〻盡出一個真仲尼

至聖章

至聖原本一性聰明五段即就性體中摹其天德渾全有如此者正不待見之作用而本體之用已無不具足了溥博淵泉繫承足以字時出在體不在用五德川流從從一源發脈其聲名非起於敬信悅正自本來至足中洋溢出來至聖配天原在不顯之德之純但德不可見着到莫不尊親真是太和元氣渾融流動無一些

滲。漏。則配天之義了然矣。

達天德章

惟天下至誠。固聰明聖知者也。達天德者也。所以經之綸之。全是天下之大經。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是。盡。性。作。用。處。經綸之妙。全根於立本。是天下之大本。即。是。天。命。之。性。所以化化育育者也。至誠妙契太極。動處即化育之。陽。靜處即化育之。陰。相為出入。渾然流通。故曰知。是。會。着。性。的。源。頭。說到心通天地。則。全。是。太。空。運。用。焉有所倚。凡有倚是見聞覺知。無倚是聰明聖知。有。倚。是。假。無。倚。是。真。真。實。不。虛。所。謂。固。也。此等肫肫淵淵浩浩之境。知識意想都無所着。豈賢知慧巧所能知。故惟至誠知天地。亦惟至誠知至誠。

入德章

闇然之道。即。是。中。庸。之。道。其味其文其理。絕無些子增飾。其用功

下手處獨知道自之幾而操其鍵於微顯就在微中知得微顯合一則戒慎恐懼之功自不容已三知字都是闇然中之覺照非影見虛悟實由體認中來此德即不顯惟德達天之德也達天德即是無聲無臭地位而無聲無臭之德只始於闇然一念則曰入德闇者人之所不見也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功無及矣不動不言闇之事一也近自微所以愈謹愈密也不嘗不怒闇之收攝也風遠顯所以自化也篤則闇之極乎則章之極而總歸於所不見也若天下不同返於微便是微體未盡處亦使是志之不能無收處焉恭而于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聲無臭是於穆不已之命而德所以至於命者也君子只完得一個尚絅素心所以依乎中庸遯世